

PRESSBOOK

Maria TANIGUCHI

Ming Pao Weekly

November 2016



MING PAO WEEKLY

Ming Pao Weekly
19 November 2016
Emilie Choi

日月文化

INTERVIEW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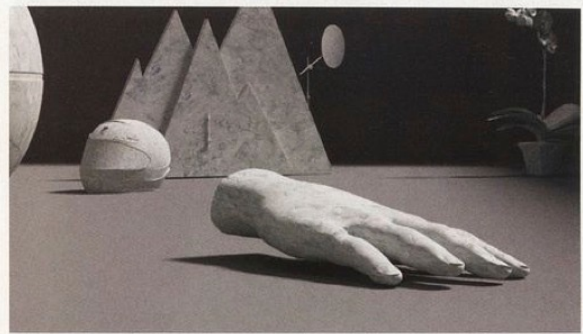
谷口瑪麗亞
存在與時間

明周 020

創作經年的系列《Untitled》(2016)，是谷口瑪麗亞最重要的作品。

首次看菲律賓藝術家谷口瑪麗亞 (Maria Taniguchi) 的「磚畫」，瞬間被其無以名狀的力量所懾。沉厚的黑牆，沒有美術館其他作品般亮麗張揚，卻更加如生命的能量，暗自流淌。去年獲得 Hugo Boss 亞洲藝術大獎的她，不到四十歲，短短數年在國際藝壇上嶄露頭角。年輕硬朗，談到創作卻侃侃而道抽象概念。藝術於她宛如一場生命的儀式，「這關乎物質與我們身處的所在的思考。」一位自覺的藝術家，持續探索同一命題，於是我們看見形式嚴謹，反覆挖掘物的始源的作品。

撰文·蔡倩怡 攝影·趙賦禧 部分圖片由貝浩登 (香港) 畫廊及上海外灘美術館提供



錄像作品《Figure Study》(2015)

生於黑暗

谷口瑪麗亞蓄着齊整短髮，穿着簡單，靜靜地坐在畫廊的會客室內。窗外大片陽光照向她，有種別樣的明淨。她說話時卻流露銳氣，每字每句都篤定無比。這種倔強大概與兒時經歷有關。「小時候，曾有一兩年的時間，我總在黑暗的環境裏做功課。只有蠟燭照明。」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。東南亞國家相繼解殖獨立，菲律賓在八十年代仍處於獨裁統治的陰霾，直至1986年的人民力量革命才推翻獨裁政權。生於1981年的她，雖成長於遠離首都馬尼拉的朗芒芽地，仍受時局動盪影響。

掩映殘光，塑造了她對光的關注。她說，作品置於畫廊空間內，光的折射，還有陰影，也在影響觀者對作品的感受。細微的思考自小練就。母親同是藝術家，畫油畫與造雕塑，如今她又走在同一道上。「我小時候不希望跟母親相同，因此會刻意做些別的事情。但後來發現，我只想做藝術創作，也只能做此，一切也很自然而然。」當我提到她最終成為一位藝術家，她點頭，然後重複說到：

"Finally"，莞爾一笑，深深呼一口氣。

一切自然而然。高中已就讀藝術學校，唸菲律賓大學主修雕塑。但她直言，大學時代所唸的雕塑課程十分傳統。「我們學習的是很直接的方法，例如如何製作總統的雕塑。直到後來唸碩士才了解多點雕塑在心理結構上的可能。」她坦言，菲律賓的藝術教育並未完善。因此她負笈倫敦，在倫敦大學金匠學院 (Goldsmiths) 修讀藝術碩士，思考雕塑的空間與物質等形而上課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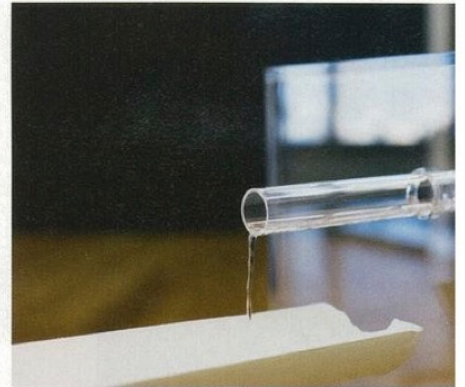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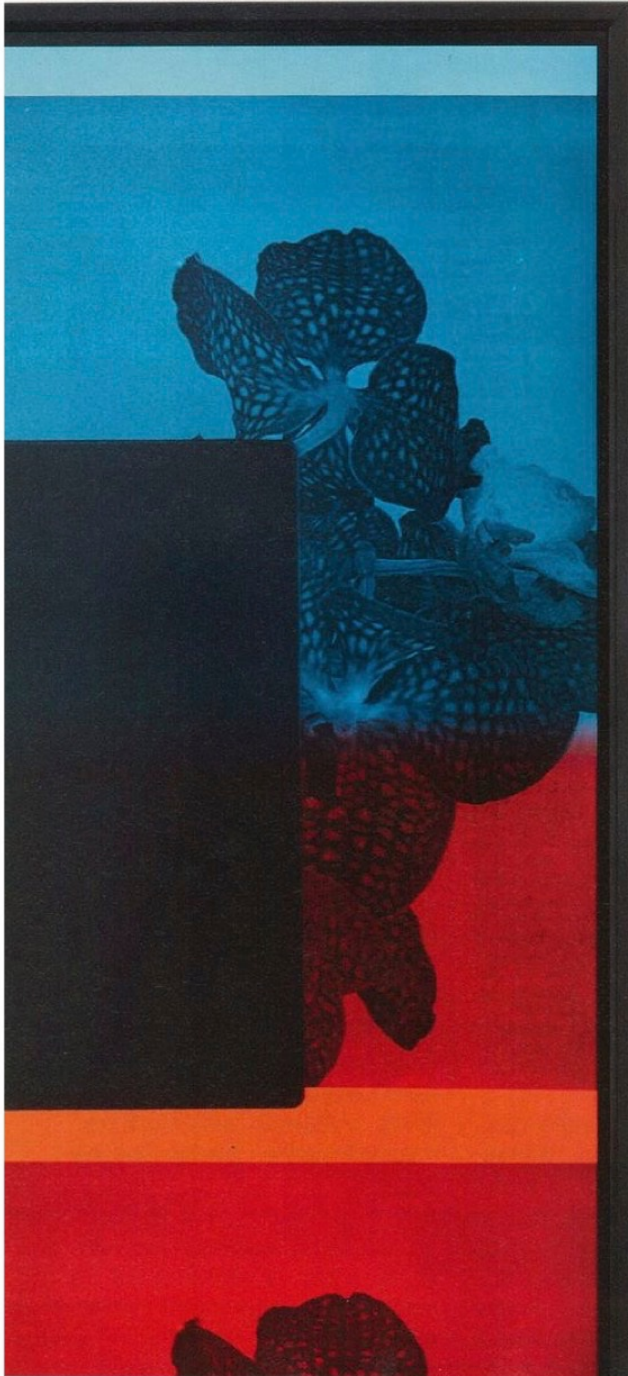
「在英國唸書，最重要的是，那種經驗讓你知別人另一種觀看事物的框架 (framework)。他們所關注的與觀看的也跟馬尼拉很不同。」但她補充，這些皆是表層之別，若論及物質性的思考，對她來說，兩地的差異甚少。

如今她重返菲律賓創作。「身份不是我特別關注的議題，這不是我創作的前設。但我生活於菲律賓，我創作的不就是『菲律賓』的藝術嗎？」

PROFILE

谷口瑪麗亞 (Maria Taniguchi)，1981年出生於菲律賓朗芒芽地，2009年成為LUX聯合藝術家，2015年贏得Hugo Boss亞洲藝術大獎，近期展覽包括：《Histories of a Vanishing Present: A Prologue》(錯誤房間，美國洛杉磯，2016年)；《工餘》(Para Site藝術空間，香港，2016年)；《The Vexed Contemporary》(馬尼拉當代藝術與設計博物館，菲律賓，2015年)。谷口的作品獲多家藝術機構收藏。

《I SEE, IT FEELS》(局部) (2015) 是其錄像作品，緩慢移動，呈現起來宛如油畫。



是次展覽的裝置是乾枯的噴泉，開啟後水隨之流動，如循環的系統。

事物的物質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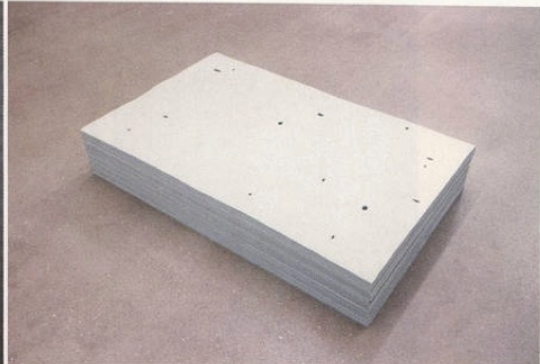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創作的不是抽象藝術。」谷口瑪麗亞多次在訪問中強調，「抽象藝術是作品中的抽象形態，但我的創作卻注重物質。」

去年在上海外灘美術館觀看其標誌性的作品——「磚畫」(《Untitled》)，巨大如一道厚實的牆，築在美術館內，安靜且莊嚴。走近才了悟那是一幅單色繪畫，卻以磚牆的形態展現。其中一幅更靜躺在地上，像擱淺的碑石，無法跨越的生命痕迹。不少論者曾提及，谷口瑪麗亞的獨特之處，在於物質的探索與移換，穿梭於雕塑、繪畫與建築幾種媒介之間。上海外灘美術館副館長劉迎九，曾形容她打破媒介的概念。

她在訪問中常提到幾個關鍵詞：「物質」(material)、「物件」(object)。問她為什麼總對物質感興趣，她茫然地說：「我也不知道。我從小喜歡感受事物的物質性，我也喜歡一些能創造幻象的作品，但我不能自制地視所有東西為物件的概念。」以是次在香港的首個展覽為例，除了「磚畫」外，還有一座乾枯的噴泉，開啟後水流徐徐循環走動，像神秘的機關。她解釋，這是物質自成的系統(system)，「那些線條與形狀，其實也像一幅畫。」她的另一前作《Untitled (Ram Dram Sram)》(2015)將立體轉化作平面海報，積成一疊，在立體與平面間擺盪。物質的幽徑，也是生命本源。隱



細看巨大的「磚牆」《Untitled》(2016)，斑駁紋理如藝術家的書寫。



《Untitled (Ram Dram Sram)》(2015) 將立體轉化成平面

伏的情感，畫下記憶與時間的刻度。

她在倫敦修畢雕塑的課程後，參加了LUX Associate Artists Program，開始接觸錄像。錄像呈現的是流動影像(moving image)，不能直接觸摸的時間光影。「對我來說，錄像與雕塑是同樣的，也關乎物質。」她以其作品《Mies 421》(2010)舉例，循環顯映三幅黑白照片，而每一次的時間也減去數秒，「這能讓觀者感受影像也是一種具象的固體(solid)。」另一錄像作品《Untitled (Celestial Motors)》(2012)，拍攝菲律賓一種獨特的現代交通工具「jeepney」，卻刻意隱去其全貌，只呈現其局部，以影像改變我們對物質的觀察。「錄像與雕塑的節奏不同，雕塑對我來說更傾向是建築；而影像則是介乎於2D與3D的滑動(slipperiness)。」

想像的空間

她談物質的概念，語速很快。幾乎不用細想，便精準而慧黠地答出關鍵詞。她的作品卻是緩慢的謳歌，細密綿長。她從2008年起創作「磚畫」，這個系列至今八年從未停歇。「起始時也沒有想過作品的幅度如此巨大(massive)。我只想繪畫一些紋理，探索物質的表層。因此第一幅的創作是平放在地上。如今我跟這種形式的關係已成長了，也在這麼多年間變得更為複雜。由此探索一種想像的空間(imaginary space)。」

她年復年，日復日地重複同一形式，像一種以生命計算的儀式，內在滿溢她的思緒。她說，每次創作時也會受聽的音樂、讀的書影響。這些如文字(Text)的紀錄，通通寫在「磚」上。「磚畫」如同書寫的過程，黑色是我們書寫的顏色。這種循環的創作方式形成一種有機的系統(organic system)，真實地創造，然後深埋在我的生命裏。」於是，那些重大的，與細碎的生命經驗，也一一儲存在每一幅「磚畫」上。如同作家不斷複寫的生命旅程。

默然看著眼前黝黑的「磚」，靠近細看，會發現那微小的斑駁痕迹，彷彿能感通暗藏在作品的字句。我問她，創作這幅時你在讀什麼書。她沒有作聲，只拿起我的筆，在我的筆記本上寫上——Joseph Conrad的《Heart of Darkness》與Elena Ferrante的《My Brilliant Friend: Neapolitan Novels》。

「一直以來與『磚畫』同步的其他創作，也恍如其折射(reflection)。」誠然，我們能在她的作品中找到共通的感應——《Figure Study》(2012)拍攝兩位男人在森林裏反覆挖掘，尋找無物。

「磚畫」多年來皆以「Untitled」為名，名字沒有為作品劃下界限。她說到，喜歡走進空間，「能意識到房間內的物件，包括其大小、牆的質感，以至影子。」觀者能帶進一些獨特的經驗與想法，保留其詮釋的空間。

生命的書寫

谷口瑪麗亞笑言自己像一位女工，勤奮地創作。而親身探索不同物料，如造物者般重新創造，對她而言是重要的過程。「每一種物質具體而實在，同時也自有其頻率。我常保持距離，如帶上濾鏡(filter)般觀視不同物件，才能以形而上(metaphysical)的方法來思法其本質。」她坦言，喜歡閱讀，不論是小說或哲學書籍，也折射於其作品之中。她跟我分享，最近在讀Henri Lefebvre的《Rhythmanalysis》，了解音樂上的節奏如何從科學上理解。「這些書籍未必對我的創作具直接的影響。但我很喜歡理解它們探索的命題，例如時間與律動這些概念。」

儘管談到種種抽象艱澀的概念，但作品還是從生命出發，剖開文明與時間的沉殿。她幽幽地道：「藝術創作是我的思考與存在的明證(manifestation)，同樣跟生命的書寫無法剝離。」

《谷口瑪麗亞》

日期：即日起至12月21日
地點：貝浩登畫廊（中環干諾道中50號17樓）
票價：免費
查詢：3758 2180